

不忘来路汉阳湖

□蒲光树

大雪节气,我冒着蒙蒙冬雨来到了青神县的汉阳湖。

汉阳湖,其实就是岷江的一段。岷江水从岷山南麓走出,一路上接纳沿途涓涓细流,汇入点点滴滴的雨,匆匆忙忙来到青神。青神人爱水,爱岷江,想与岷江水拉家常,诉离别,话衷肠,用一条“彩带”挽住岷江水,建起了汉阳航电枢纽。

岷江水于是放慢了湍急的脚步,停了下来,靠岸歇歇,汇成浩瀚的水面。岷江没有了奔腾的气势,没有了咆哮的呐喊,没有了起伏的浪峰波谷,像一位多情的女子,小鸟依人般,温婉妩媚,轻轻流动着软绵绵的韵律。岷江水选择了汉阳码头停靠,江成全了湖,人们送她一个古老的名字——汉阳湖。

汉阳湖太大,水太多,天空飘落的雨太细太小,落在湖面上,湖竟然没一丁点感动。仔细一瞧,原来这细小的雨似乎还没落到湖面就变成了雾,薄薄的,在湖面上扭动着丰腴的腰肢,湖面柔美了许多。

雨雾淡化了湖与天的边界,极目远眺,水天一色,远岸的浅丘,近岸的树木,

粉墙黛瓦的民居,还有天空厚重的腆着大肚子像要临产的云,在雾里,在湖里,在我眼里,海市蜃楼一般,美着呢。

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岷江,自蚕丛沿岷江流域南迁,结茅为庐,繁衍生息,千百年来,滚滚岷江水浇灌出古蜀国的农耕文明,造就了岷江流域的丰饶与富足。汉阳古镇曾经因岷江而兴盛;人们围江筑湖,汉阳湖宽阔的水面平添了两岸的距离感,湖水湮没了河床的嶙峋,妩媚了两岸的风物,妩媚的风物丰满了水的风姿,忆村因汉阳湖而时尚。

岷江是古老的,汉阳湖是年轻的,水造就了岷江,水成就了汉阳湖,水是它们的祖宗。水,来了去,去了来,循环往复,不离不弃,不忘来路。悠悠岁月里,水润千里沃野,青衣之神劝农蚕桑,在岷江两岸开启最为古老的农桑经济区和丝绸之路;水为李白推舟,“峨眉山月半轮秋,影入平羌江水流。”从诗人心底流出,亘古以来,平羌三峡那浩瀚烟波一直都活在诗里;水为苏轼作媒,“唤鱼联姻”的人间佳

简单的卡巴端镇

□杨红英

周日的清晨,抑或每个黄昏,走出学校,在菲律宾卡巴端纵横交错的街道里选一条路,或拐弯前行,或直走。

有时,走上石子路,走向开阔的原野,一望无际的稻田中,一棵椰子树在风中沉吟,目之尽头是一幢红白相间的大院,感觉就是人家最美的存在。

有时,踏上更荒野的鹅卵石路,在茫茫的玉米地旁,偶遇一两个骑着自行车、举着一把牧草的清瘦农人,或是几头向我们、向天空、向更远处的牛群哞哞叫的家牛,抑或几头奔走在道边一边咆哮一边后退的矮种狗,心绪也挺美好。

有时,涉入一片散漫的无路可走又处处是路的沙地,撞上奔腾着茫茫黄水的大河,河面宽阔,远看平如大道,近瞧却不时打着漩涡,像在讲述着深不可测的故事。

间杂在茫茫原野和牛群之间的,是一两个独立的灰砖房屋。不像国内的房屋聚集在一起,也不像卡巴端镇上的房屋那样讲究独特的样式和精美的布局。

在这里,生活简化成一家人躺在屋檐下的长条板上乘着凉,吹着风,然后微

笑着向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打招呼。

曾有同事在行走途中,被一座中国式的篱笆院所吸引。拍照时,遇到主人家殷切的招呼,不仅毫无障碍地与祖孙三人合照,还享受了院子里新摘的牛油果。

其实,同事说不了几句英语,主人家也听不懂汉语,却在微笑和手势的指引下,让同事选择了带着牛奶和饼干再一次从原路出发,访问那个美丽而友好的院子。据说,两三岁的小女孩依偎在她的怀里都不愿下地玩耍,到了要离开时,眼里满是不舍和依恋。

每一次,我们归来时,就有同事问:“去哪里了?好看吗?看到什么了?”大家到菲律宾来的目的,除了工作,还有什么呢?许多人最想的是去旅行,去看看异国知名的风景。

可是,匆匆的步履间,咔咔的拍摄中,大饱眼福之际,留下的是什么呢?与其目的明确跟随潮流朝着画中景象奔走,不如巧遇在平凡的大地上,撞见在别人的生活里。就像那一家人的招呼,那

话,让世上的有情人咀嚼成瘾;水约黄庭坚、陆游、范成大等文人墨客流连于青神,阅山读书,刻下一道道闪光的人文履痕。

水磨圆了石头,磨软了河床,磨平了惊涛骇浪,却磨不老时光。

如今,水约我来到汉阳湖,湖水正排队走过汉阳航电枢纽,走向长江三峡。风光旖旎的汉阳湖已经被青神人民放进了“水上丝绸之路”和“茶马水道”的历史画卷,与蚕丛古蜀文明、丝绸蚕桑文化、李白出川、苏轼南行等历史文化古迹一道,联袂温婉多情的忆村、古朴宁静的汉阳古镇、禅音邈邈的中岩寺,婉约成青神的优美文化旅游。

我在岸边流连,乘船游弋湖面。我把自己画进了画中,怎么也走不出来。我站在画中,有些湿冷的风轻声问我,生命中有这么一片湖,有这么一条江,究竟有几多幸福?面湖而居,有几人能成为这江这湖的知音?

我望着雨中的汉阳湖,湖水默不作声,湖面上一朵朵浪花正仰头深情地望着来路。

祖孙仁的留影,是我们与这异国交集的故事里最美的记忆。

昨天下午,一场行走与丈量后,回到卡巴端干净整洁的街道,遇到晚饭后游戏的一大拨孩子和路边乘凉的大人,我们微笑而过。两个大眼睛男孩子,坐在小商店的门口,争着用汉语“你好”招呼我们,而后腼腆地说着“Good afternoon”,好似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变得生疏起来。

多么青涩的友好!在这看似最简单的交流方式里,有我们在这镇上行走两个多月的映照,也有曾经那一拨一拨的中国外派教师留下的财富,更有生活在卡巴端大院里那一个个华人带来的真诚印记。

陌生的人与陌生的大地之间,在双脚的丈量中,在微笑的招呼中,在幸福的拍掌里,酝酿出的是人间最美的情谊。不管未来在哪里,这终究是生命里最美的存在。

不管别人眼中的菲律宾是什么样子的,在我的眼里,她就是值得我用双脚去丈量的平凡而温暖的大地。

再游竹海

□朱晓梅

一声,声声紧锣密鼓,你追我赶,织成连绵不绝的乐曲。

云气氤氲雨意迷离,向来是画家的天下。竹中听雨,则是文人的雅趣。王禹偁贬至黄州,破大竹为屋瓦,夏日听骤雨如瀑,冬日听大雪如碎玉落地,弹琴时琴音和谐,吟诗时诗韵清新,下棋时棋声丁丁悦耳,投壶时箭声铮铮动听,其中之乐,“皆竹楼之所助也。”

王禹偁自言:“屈于身今不屈其道,任自谪而何亏;吾当守正直今佩仁义,斯终身以行之。”他的百折不挠,正是竹的写照。

大竹人又何尝不如此?革命志士,为真理前仆后继,勇往直前。大竹杨通乡,有“川东小延安”之称。大竹人尤其爱竹,房前屋后,总有几笼幽幽翠竹。

犹记年轻时,血气方刚,登上竹海瞭望台,见满山翠竹,一碧万顷,胸中豪气万丈,顿觉天下任我书写。成家后携稚子游竹海,记得那日阳光明媚,深深浅浅的竹影如水墨,斜照林间穿梭的小女身上,只

雪韵天宫堂

□何卡林

前两天,蕨溪的天宫山下了一场大雪。在低海拔的宜宾,这是不多见的。我们上山赏雪,目标是天宫堂。

车到半山,山色开始变起来,原本葱绿的树枝上,逐渐披上一层白纱,越往上走白越浓。上到一块山间平地时,山峦早已被皑皑白雪覆盖,大地一片白茫茫。这里就是天宫堂,黄山茶场的大本营,上千亩的梯状茶带上,白色弯弯曲曲,条条块块,与天地浑然一体,银装素裹,宛如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墨画。

大家匆匆下车,要好好欣赏一番这难得一见的北国风光。婀娜多姿的美女们,更是逸情于这林海雪原中,纵情嬉跃,神采飞扬,明眸顾盼间留下不少倩影。

天宫堂的主峰是天官庙,要上去,得走一两公里的山路。这时,萧萧瑟瑟的天空中,又飘起雪来。一路山峰峻峭,厚厚的积雪将路给覆盖了起来,稍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危险。路旁,形如龙蛇的树上,厚厚的积雪将树枝压得弯了下来,适时风动,忽听得“哗”的一声,大片积雪便掉下,泛起一道白雾,宛若梦境;更有晶莹透明的晶体依附树梢,玉树琼花,美如童话,给人无限的遐想。

再往上,路面越来越窄,有一段简直就在一道光滑的山脊上,两面光光的,宛若一条银龙盘踞山脊。人说无限风光在险峰,这路虽然行走艰难,但更加刺激。大家相互提醒着小心前行,话语也少了许多。

峰回路转,山路穿沟过壑,一座红得耀眼的建筑展现在眼前,天宫庙到了。说是一座庙,其实就只是山顶一间只有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,但幽静古朴。庙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孤峰千载浮云深处藏仙迹”;下联是“古茶几棵断岩谷里展琼枝”。

小小的庙堂内,供奉着几尊神像。庙内有一位60多岁的大姐在坚守着,微笑着望着进出的人们,慈眉善目。我与大姐交谈,得知这庙建于明代。

大姐对我说,你不要看这庙堂小,这可是祭拜玉皇大帝的地方。近日常雪,来的人不多,要是在正月初九,人就多了,那天是玉皇大帝的生日,香火旺得很。原来下面还有一些庙宇殿堂,如今就只剩下山顶上这个天宫庙了。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天宫庙的故事,兴致不减。

我向大姐告辞,走出小庙,一阵寒风吹来,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慢慢静下心来后,围绕着小庙走了一圈,要观赏一番这“天上人间”的美景:近处,陡峭的山坡上雾气蒸腾,大雪把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,只有少许树梢还露出丝丝绿意;远方,茶地梯带勾出的隐隐线条,随着山势画出弯弯曲曲的图案,慢慢淡去。

据介绍,这天宫堂海拔1213米,是一个“五龙捧珠”之地,人称“天庭中堂”。我放眼望去,真有五座山脉从不同方向,汇聚在这制高点的天宫庙。

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,在这冰天雪地更是如此。下山时,大家横着脚步,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动。到了平缓之地,这才放下心来。再回头看那云雾中的天宫庙,朦朦胧胧,韵味悠然。